

我很少和別人谈到故乡这个话题。故乡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我出生在新疆的和布克草原,如果说出生地即为故乡,我的故乡应该在那里。然而,12岁就回到了我的老家陕南的汉江边上,这个对于我的草原故乡还处于一种懵懂的认识。而作为正统的观念,老家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我的根,应该是我的故乡吧?

后来,我在汉江边上生活了四十年,自己也把这里当成了故乡。四十年里,大部分时间在搜集整理老家的历史文化,比土生土长的乡亲们更了解老家的历史文化。然而,在梦境中往往是新疆辽阔的草原,可待在一起的人是陕南老家的人,或者在汉江上航行,同行的人却是小时候新疆的伙伴。有时候梦里的汉江河流淌到和布克草原的深处,而草原上的骏马却奔驰在陕南的崇山峻岭中。北疆与陕南,层层叠叠,交织的难舍难分。这种重叠的梦境,常常折磨我,在午夜梦中令我不知所措。

一个是北疆的和布克草原,一个是南方的大巴山区;一个在西北之北,一个西北之南;一个地方冬天下白雪皑皑,一个地方冬天也常常是烟雨蒙蒙。无论是环境气候还是地形地貌,似乎都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生活在秦巴山区的青山绿水之间,时不时地勾起对生我养我的那片草原的记忆,常常令我生发出“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的感慨。

真的,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度过的。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我的故乡是印象中的叠加。是北方草原和南方山地的叠加,是呼啸的北风和南方的烟雨朦胧的叠加,是挺拔的胡杨树和漫山开遍的映山红的叠加。

在老家,常常和这里的人不一样。我一年四季都敞开着衣服,很少扣上扣子,这是由于我小时候吹惯了北风。对南方和风雨雨的一种反抗。我身上常常长着类似青春痘的小痘痘,这些疙疙瘩瘩的,是我习惯了北方的干燥,而南方的潮湿便惩罚我的不驯服。害得我常常去医院看湿疹。还有语言,在新疆讲普通话,回到陕南四十年,被老家的方言同化,最后讲不好普通话,也讲不来老家话,有些不伦不类了。

比身体和生活上的不适应更加严重的是,我的灵魂总是飘荡在遥远的和布克草原。扎根在童年的一群少年在空旷地带恣意奔跑,比赛谁的风筝飞得高……以及那些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农家小院,和飘洒的春雨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临山静坐,观日影飞去。远山轻烟若无。一些淡淡的念想浮上心头。关于美、爱、或自由,撑起延绵不断、忽低忽高的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细碎作响。年年岁岁,春花常有,看花的心,却不再有。花开过了盛大灿烂,脑子便不由自主地“繁华一梦”四个字,予人一种悲怆沉郁的感受。想起《入险师》里大提琴悠扬悱恻的曲调;想起父亲,他高大健硕的躯体在与病魔抗争四个多月后,终于形销骨立,油尽灯枯。那是立春一周后的日子,春天正在路上。从此骨血碎,碾成山川,思念成殇。一些蓄积的泪水,忍了很久,每逢春天便破堤盈眶。

行走世间,只要一息尚存总会有很多多心愿,像大海上的波浪层出不穷。有时浪大浪急,有时浪平浪静,但永远浪奔浪涌。我们的人生就在种种心愿的主导下浮浮沉沉。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春天,总是让人百感交集。放眼望去,山峦起伏,燕子如期北迁。被洗劫的大地像历史的天空,又翻回初页。金灿灿的油菜花,粉嘟嘟的桃花、杏花,白生生的梨花,红艳艳的杜鹃,紫盈盈的豆英花……花期一波接着一波,你无须担心错过什么。走在田间地头,似乎能听到麦苗在春雨的滋润下奋力拔节的声音。万千植物带着泥土的芳香竞相生长,春的气息就这样铺天盖地、徐徐而来。

在山水之间穿行,听风吹,看草动,闻鸟鸣,嗅花香。牛羊在山间低头慢慢吃草,春耕的人们在田间欢快劳作,天真的孩童迈着小脚翘起学步,远处一群少年在空旷地带恣意奔跑,比赛谁的风筝飞得高……以及那些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农家小院,和飘洒的春雨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临山静坐,观日影飞去。远山轻烟若无。一些淡淡的念想浮上心头。关于美、爱、或自由,撑起延绵不断、忽低忽高的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细碎作响。年年岁岁,春花常有,看花的心,却不再有。花开过了盛大灿烂,脑子便不由自主地“繁华一梦”四个字,予人一种悲怆沉郁的感受。想起《入险师》里大提琴悠扬悱恻的曲调;想起父亲,他高大健硕的躯体在与病魔抗争四个多月后,终于形销骨立,油尽灯枯。那是立春一周后的日子,春天正在路上。从此骨血碎,碾成山川,思念成殇。一些蓄积的泪水,忍了很久,每逢春天便破堤盈眶。

行走世间,只要一息尚存总会有很多多心愿,像大海上的波浪层出不穷。有时浪大浪急,有时浪平浪静,但永远浪奔浪涌。我们的人生就在种种心愿的主导下浮浮沉沉。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春天,总是让人百感交集。放眼望去,山峦起伏,燕子如期北迁。被洗劫的大地像历史的天空,又翻回初页。金灿灿的油菜花,粉嘟嘟的桃花、杏花,白生生的梨花,红艳艳的杜鹃,紫盈盈的豆英花……花期一波接着一波,你无须担心错过什么。走在田间地头,似乎能听到麦苗在春雨的滋润下奋力拔节的声音。万千植物带着泥土的芳香竞相生长,春的气息就这样铺天盖地、徐徐而来。

在山水之间穿行,听风吹,看草动,闻鸟鸣,嗅花香。牛羊在山间低头慢慢吃草,春耕的人们在田间欢快劳作,天真的孩童迈着小脚翘起学步,远处一群少年在空旷地带恣意奔跑,比赛谁的风筝飞得高……以及那些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农家小院,和飘洒的春雨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临山静坐,观日影飞去。远山轻烟若无。一些淡淡的念想浮上心头。关于美、爱、或自由,撑起延绵不断、忽低忽高的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细碎作响。年年岁岁,春花常有,看花的心,却不再有。花开过了盛大灿烂,脑子便不由自主地“繁华一梦”四个字,予人一种悲怆沉郁的感受。想起《入险师》里大提琴悠扬悱恻的曲调;想起父亲,他高大健硕的躯体在与病魔抗争四个多月后,终于形销骨立,油尽灯枯。那是立春一周后的日子,春天正在路上。从此骨血碎,碾成山川,思念成殇。一些蓄积的泪水,忍了很久,每逢春天便破堤盈眶。

行走世间,只要一息尚存总会有很多多心愿,像大海上的波浪层出不穷。有时浪大浪急,有时浪平浪静,但永远浪奔浪涌。我们的人生就在种种心愿的主导下浮浮沉沉。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 知往鉴今

# 欲问孤鸿向何处

张斌

酒歌,特别是刀郎的歌,似乎想从歌声中找回那一抹乡愁。每当唱到“天边归雁披残霞,乡关在何方?”时,我的眼睛总是潮湿了。

女儿出生在陕南老家,上大学前很少离开过老家,对新疆,对草原全无感觉。对这种草原情结也很不理解。高考填报志愿时,我说报新疆的大学吧?她对着地图一看,轻声说:好狠心啊!那一瞬间我想哭。女儿是说那里太远了。也是,这么远的路,让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求学,实在不近人情。我只好顺她的意填报了邻省的一所大学。

女儿说你喜欢草原,经常去看看不就行了吗?可真是这样吗?人到中年,生活工作的繁忙绝不允许我经常去看看。何况年过半百,岁月已磨平了的热情,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会说走就走吧?去一个地方看一看,和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两者的差别是何其大?看一看,能够来一丝喜悦,而在一个地方生活,才会有岁月的温度,才会有难以割舍的情感。

为了那一丝的安慰,我也努力去经常看看。每隔几年,总会回一次新疆,回一次和布克草原。然而,几十个春夏秋冬之后,故乡离我越来越远。早些年,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虽然街道改变了,很多人也不认识了,但一些地方总顽强地留存着旧址或旧物,能抓住那些破碎的“旧物”,就能保持记忆,心里就会踏实,至少,我是有故乡的。后来,故乡的变化越来越大,几乎已经找不到记忆重叠的地方。

最近一次回故乡,在和布克街头,和别人谈论这里原来有一个电影院,我站立的地方应该是电影院的后墙。一位老者说,后墙还在你前面几米处,你站的地方还不是后墙。老人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他的话大家都信服。相互攀谈,知道他居然是父亲的战友。老者问我住在哪里,我指了指对面的宾馆说,就住那。老人黯然。似乎自言自语说:嗯,你二姨也不在了。二姨已去世,姨父搬到了乌鲁木齐,表弟和表妹也在其他地方工作,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也只能去住宾馆。那一刻,突然很伤感,一个人来了,连家都没有?还算是故乡吗?更要命的是,在陕南生活了几十年,已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没有到送暖气的时候,半夜醒来,竟然感觉到冷,有些罗嗦不耐五更寒。更感叹“梦里不知身是客”。

那一刻,很想念女儿。女儿是陕南小城里土生土长,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那里,和我一样,她应该是有故乡的人。这又让我想起“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的诗句。虽然有些凄凉的感叹,但我还是很羡慕她。至少,她是有故乡,有乡愁的人,至少回来了,还有家,还有老父的等待和盼望的目光。很多时候,故乡,乡愁,就是那些化不开的亲情。

# 春天的仁爱

闫群

佛,一念成佛。为物役、为情役、为名役等等,使心成了自己的牢狱。

之前,以为人生最难翻越的高山是生活。现在觉得,比生活更难翻越的其实是人心这座山。正如有人说,现实的问题不是问题,对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因为转念之间,可能就能乾坤逆转。殊不知,最难的就是“转”字。“转”不是顿悟,不是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转”是翻山越岭的艰辛和漫长的转旋过程。

近日多次走进终南山的古刹禅院,聆听晨钟暮鼓,闻着袅袅香火,脑子好像被清空一样,心中升起浓浓的禅意,似乎尘世间所有的喧嚣顷刻被关在山谷之外。于是,不由自主钟情起禅房深处那份如水的清幽与素静,仰慕那些修得云水禅心的隐者 with 高僧。同行的朋友说这是消极遁世,不是真正地放下。真正清醒的人生,一定是懂得迎难而上,哪怕困难再大,依然会选择竭尽全力去面对。时间最公允,每份付出都有回报。当下最关键的,应是停止多余且无用的焦虑,把关注点放在对过程的把握上,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做好眼前的事,这样一切才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人要做到知行合一要有多难啊!终南山下,弥陀寺里的古玉兰昂首挺立,静默,千年不朽,在光阴里诉说衷肠。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絮,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更沉稳。时光且长,何惧风雨?佛说,有些人,有些事,得到了,得不到,都是岁月慈悲的念,无须感叹,无须怨怒。心若静了,则满世界的嘈杂都可以看作是生命盛大的欢喜。

春天的仁爱,便是一棵树的花开,直到华枝尽满。唯有爱,无敌于天地间。门心皆花,物我同春,才是人生好时节。

谭波才 何媛媛

《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题金州西园》《金州送僧皎然》等诗歌几十首,“相对于姚合所有的诗歌总数,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从时间比重上看,这段时间是姚合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由于姚合“试而能诗,声振辇下……学诗者望门而趋,若奔涑涑然”,吸引当时贾岛、无可、马戴、喻凫等众多诗人关注,留下大量著名诗文。他们都是“姚贾诗派”的代表性人物,诗风表现了官僚士大夫的娴雅情趣和亦官亦隐的“吏隐”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安唐唐诗歌创作助推于隐士和谪官。如:玄宗时期,盛唐名儒、与孟浩然、王维齐名、王维齐名的刘虚舟,因“在京求识面者无虚日,虚舟为逃尘扰,也为了养荷,遂避地居于金州,徜徉山水。”此外,张九龄、苗晋卿、李颀、张仲方、李正群、窦易直、牛蔚等“京官”贬谪金州期间,借助诗文寄情山水、歌物咏志、抒发感情,不少作品收录入《全唐诗》,成为经典。

(连载之四)

## 往事并不如烟

# 朦胧的城,清晰的城

刘丰歌

七

时光流向2017年,又是一年芳草绿,我携家人再次走进紫阳城,这次接待我们的战友直接把我们带到了文笔山公园。他开始说爬文笔山,我并未在意,公园对我吸引力不大,全国好些地方的公园都转过,难免大同小异,有种视觉疲劳。何况我从呱呱坠地就与大山为伍,在故乡18年的青葱岁月中,早起开门见山,出门就要爬山,那种苦与累感触太深。对爬山实在興味索然。战友见我情绪不高,就说文笔山公园可是紫阳置县五百多年建起第一个公园,不仅是紫阳人的骄傲,且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完全值得一游,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好吧,既然盛情难却,那就客随主便。

车过公路桥,沿岚皋路拐了几个弯来到一停车场停下,下车后就是沿伸到山上的台阶。进入诚信广场,闯入眼帘的便是高大的铜质紫阳真人塑像。陪同的战友介绍说,塑像总高度15.12米,取紫阳县1512年置县的寓意。我内心不禁一震,一座塑像,便为文笔山公园乃至紫阳这座城点了题,妙啊!那一级级向上沿伸到山顶的台阶呢?莫非就是为紫阳这座山城的特点及紫阳人民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作的序?看到公园那葱茏茂密的树木、葳蕤繁盛的花草与县城周边的青山绿水遥相呼应,我想那应该就是为紫阳这个山水之城和“南水北调重要水源涵养地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写下的精彩篇章了吧!

沿台阶往上攀登,那一个个分列台阶两旁的十二生肖雕像,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雕像神态各异,却都栩栩如生。当我走到那匹马的雕像旁,便觉十分的亲切,因为我马就是我的属相。看到它昂首向前的模样,如我登山时的姿势一般,我便成了那匹“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马了。我澎湃的思绪继续飞扬,心想莫非设计师考虑到紫阳26万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又不可能把每个人的雕像摆放到这个景点中,便想出如此妙招,让每个人从属相对应的雕像中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呢?因不知设计者是谁,这个问题便没法找到答案。不过没答案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让游人们如我般自己去猜去想也不失雅事一桩。

到了山顶便是一座巍峨耸立的楼阁,名曰“紫阳阁”,阁高五层,雄踞山巅,飞檐翘角,雕梁画栋,举目仰望,气势冲天。“壮观”二字不由自主就从我嘴中脱口而出,虽词不惊艳,却自觉贴切,也算为阁做了发自肺腑的点评。阁内陈列着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看姓名均出自紫阳本土摄影家之手,这些同乡我从未见见面,但他们的摄影作品我在“紫阳人社区”网络论坛上经常看到,一个个都是摄影达人。他们用一双双捕捉美的眼睛将紫阳的风土人情定格到相机屏幕上,展示在这个阁楼中,使游人登楼便能将紫阳民俗风情一览无余。一棟楼,便是一个小小的民俗图片博物馆。建造者考虑周全,设计者构思巧妙。从中间可看出紫阳人用心、用情、用所有才思,打造出了这一标志性的楼阁。

登楼到沿廊举目四望,但见山青青苍茫茫辽阔,悠悠悠悠锁山巅,水碧波平如镜,楼巍巍鳞次栉比。那山因水而灵动,水亦因山而鲜活,城则因山而雄壮,因水而润泽。铁路桥、公路桥如卧波长虹,连起了县城南北,远山深处点点白墙黛瓦的民居或聚或散,如鹭栖山林、雁翔蓝天。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就这样展示在我的面前。看来紫阳这“汉江画廊”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以前我眼中的紫阳城是山压城、水挤城,城是月牙形一条线;现在的紫阳城则是山托城、水依城,城是半月形的一大片。紫阳城,终于蜕变为我心中企盼的样子。一种自豪感如真气在我心中升腾了起来。其真正该自豪的应是几十万紫阳儿女,是他们用热血和汗水在年复一年的默默耕耘中让紫阳城一天天地改变了模样。我这个对故乡寸功未立的游子只不过自豪着他们的自豪、快乐着他们的快乐罢了。

随行的女士们从不同角度摆出优雅的造型,或自拍,或合影。我们几个不爱照相的

表性的古茶树。

秋阳高照,凉风扑面而来。双脚踏行在松软的泥土上,手拄木棍棒,与大家一起钻出一道深沟壑,又跋山涉水来到了两山夹一沟的一面山坡上,尽管已是深秋,山岭沟坡一片萧条。但老远就可看到一丛丛古老茶树,静悄悄地生息着。这就是岚河镇茶园里发现的数十棵古茶树,是在一大片荆棘灌木、竹子丛生的陡峭荒林中,古茶树野蛮生长,缠绕穿插,盘虬古朴,稀罕茂盛。我们看到的大都是从山上生发出的12株,直径超过10厘米的就有3株,如碗口粗,最小株径也在3—5厘米以上,树干或穿插、或弯曲或缠绕或直立,自然撑起,可供三四人遮阴。枝繁叶茂的树枝开张向上,树冠上的老茶叶质厚较硬,叶色墨绿,大有顽强的生命之感,给人一种只报春来,不争秋色的诗意印象。

我想起了唐朝陆羽《茶经·一字源》中说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在《茶经·八之出》中说道:“山南、金州、梁州又下”,这《茶经》中的记载与我们今天在岚皋县实地勘察的情形十分吻合。此时此刻,县上茶叶站长彭仁军介绍说,类似这样茶树,在这片山野和别处山头已经发现了二三十株,他还不时打开手机屏让我查看。

我提出,岚皋县古茶树是目前陕西北

继紫阳、南郑之后发现的最大最古老最成片的茶树林。像这种群体种茶树生长极为缓慢,一般生长到百年之后,或自然衰老枯竭或遭人为破坏,但在此地能发现幸存树龄300年左右的古茶树,实属不易,而且生长环境优良。眼下,这些古茶树又不能过度开采,也不可图观赏方便,盲目进行移植,亟待加强保护,这对于研究陕南巴蜀茶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佐证价值。

岚皋县属于巴蜀老茶区,气候、土壤、栽培品种可与著名茶乡紫阳一样。据县上茶叶专业人员介绍:上个世纪1985年,他们就研制出了巴山碧螺,亦称“龙安碧螺”,在县上龙安寨一带,茶品外形系螺状烘炒绿茶,采摘一芽一二叶。制作关键在于两步成形的的手法,第一步单手半旋转翻炒,使茶条弯曲似虾钩状;第二步双手揪推滚炒,使茶条卷紧呈螺旋颗粒状,再用竹制烘笼烘干。制成后要达到的外形卷曲,黄绿显毫,栗香持久,汤色黄绿明亮,滋味醇厚,叶底嫩绿鲜亮,一时成了全市名优茶珍品。县上再次研制出巴山芙蓉,也被称为翠绿菊花,是一种菊花状烘炒绿茶。其品质特点:黄绿显毫,滋味鲜醇,汤色浅绿明亮,叶底墨绿匀整,似花绽放,让爱茶人如痴如醉。

从岚皋回后,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着。细品饮后,沁人心脾,赛过活神仙,一时大有“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的浩叹!

老人们受女士们的情绪感染,更被优美的风景陶醉,也加入她们的行列,以多种排列组合的方式,将自己定格到紫阳这片灵山秀水的美景中。

离开公园返回城中,随意漫步在紫阳城的大街小巷,我第一次认真观察这座被我多年前光顾过,驻足过,却忽略过的小城。走进那窄窄的街道、那幽深的小巷,发现那些从外面看挤挤暖暖的一栋挨一栋、一栋骑一栋的建筑,内里自有乾坤,每栋楼都在自己合适的位置安放。虽然楼与楼之间朝向、距离毫无章法可寻,像一口不规则的牙,却似谦谦君子,彼此都能礼貌地留出一条条小道、一个个深巷,让风自由穿梭,让人自由行走,让鸟儿自由飞翔。许多楼房靠着大道修建出一级级沿坡而上或顺坡而下的台阶连通到单元门口。路亦左弯右绕,将一棟楼楼、一个个院落串联或并联起来,路上的行人,车辆流动似的让一座城也鲜活了起来,活泛了起来。

奇妙的是城小,路窄,人多,车稠,却不堵车。问战友原因何在,他一语破天机,原来交通管理者很聪明,县城反正不大,主街只让车辆沿逆时针方向单行,一辆跟着一辆的后面转,就没有了迎头碰面的机会,就少了堵车与拥堵的概率。

走进广场,视野顿时开阔。广场亦具紫阳山城特色,它是从斜坡用钢筋混凝土支柱凌空托起的一座根全坐落悬空的广场。一座广场,展示了山城逼窄中的大视野、局促中的大气象。与文笔山公园遥相呼应,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交朋友、赏景悦心的好去处。广场用本地出产的板石铺就,并字格划,铺排有序,组合成一张硕大的“稿纸”,任由一双双形态各异、材质有别、大小不等的鞋在上面写出豪放、或婉约、或朦胧的“诗”。此时,广场上散步的、闲聊的、放风筝的,如我般旅游的人们,都在享受着休闲的时光,一片祥和景象。广场的下面也开发得恰到好处,建成了商场、街道、停车场,可谓综合利用,一举数得。

(连载之三)

## 王庭德书友会入选全国文学志愿服务重点扶持项目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4月18日,从中国作家协会获悉,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于近日公布了2022年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单,分为“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专项、“文学志愿服务进基层”主题专项,全省仅两个入选项目,王庭德书友会入选“文学志愿服务进基层”主题专项名单。

据了解,本次公布名单经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评审小组论证,并报请批准,确定35个项目入选2022年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

## 姜华荣膺中国诗歌学会年度优秀会员称号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近日,从中国诗歌学会公示表彰的2021年度优秀会员名单中,我市实力诗人姜华名列其中,他也是我市唯一获此荣誉的诗人。

姜华是安康诗坛近年崛起的高产诗人,他历年发表作品数量大、质量高,获奖多而引起省内外诗界注目。其诗歌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语言奇崛,意象斑斓,底层关怀而广受好评。

姜华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其近年来先后荣获首届“十佳网络诗人”、陕西文学界诗歌奖、“五个一工程奖”、杜甫诗歌奖、李白诗歌奖、海子诗歌奖、鲁藜诗歌奖。在《诗刊》《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等8000余件,获奖300余次,作品被收入200余种选本。出版诗集《右臂上的胎记》等七部。

## 书香茶香文化惠长安

本报讯(通讯员 吴澄)春到平利,来到晒茶小镇平利县长安镇品茶茶香。在中国平利县股蓝博览馆,高达1米多的实物标本、精美图片、生动文字、美丽影像完整呈现股蓝600余年发展历史,让“福香草”纹股蓝走进大众视野,寓教于乐,让人们熟知纹股蓝的前世今生。

从纹股蓝博览馆出来,微风徐徐,田珍茶业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里陈陈茶香沁人心脾。漫步于此,感受美丽乡村山水茶香间的浪漫,品香茗、铭乡愁、悟文化。往前走,路边亮闪闪的报刊报栏,看着当天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安康日报》,让人驻足细阅。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融“社会文化、茶乡旅游、基础建设”为一体,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打造晒茶小镇、书香胜地。实现了“镇上有场所、村村有书屋”的目

标,形成了“文化人人参与、文化成果人人共享”的喜人局面。

## 神河镇掀起爱国主义读书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梁长安)浓浓书声进校园,浓浓书香润心田。4月6日,旬阳市神河镇中心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读书启动仪式。本次读书活动的启动,激发了师生爱国主义读书热潮,厚植了师生家国情怀,有力推进了全镇书香校园建设。

启动仪式上,该校向全体师生发出“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读书倡议,倡导师生积极阅读“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为主的系列爱国读本。全体师生通过阅读提升品味,养成阅读中思考的好习惯。全体师生集体诵读经典对白《我读书,我快乐,我智慧》,用琅琅书声拉开了本次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大幕。

据了解,该校本次主题教育读书活动持续三个月,分为准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分别开展“六个一读书活动”;“我为父母借本书活动”;“分年级读书比赛活动”三项活动,激发读书兴趣,培养读书习惯,扎实开展主题读书活动。

